

人人文庫 特七四



兩晉南北朝歷史論文集

下冊

李則芬著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李則芬著

兩晉南北朝歷史論文集

下冊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人人文庫序

人人文庫創始於民國五十五年七月，創刊之初視字數多寡分爲單號及雙號兩種，五十八年七月起增加特號，迄六十八年十二月底共出版二二五一本，其中單號六五七本，雙號九〇九本，特號六八五本。除六十三年三、四兩月因紙張缺乏暫停外，每月發行十本至二十本不等。

本叢書爲王雲老所創，其選材與介紹新知倣自英國人人叢書（Everyman's Library）及家庭大學叢書（Home University Library），以廉價普及爲主。今雲老雖已仙逝，不復主編本叢書，本館仍一本雲老遺志，繼續出版，按月發行，並力求革新內容，改進印刷，以副讀者愛護本叢書之雅意。

臺灣商務印書館編審委員會謹識

民國六十九年元月一日

兩晉南北朝歷史論文集 下冊 目錄

晉賦與漢賦·····	四〇九
一 西晉漢賦復興·····	四〇九
二 晉賦有個性有生命力·····	四一四
魏孝文帝遷都洛陽的曲折·····	四二〇
一 孝文醉心漢化·····	四二〇
二 遷都煞費苦心·····	四二三
三 反遷都反漢化的逆流·····	四二七
南北朝梁書最偽·····	四三〇
一 史官懼禍，唯粉飾太平，歌功頌德·····	四三〇
二 隱惡揚善瞞天過海·····	四三五

降人之言未可盡信……………四四六

一 梁書楊華傳……………四四六

二 魏書刁雍傳……………四四九

三 崔浩之死……………四五一

讀史隨筆……………四五七

兩晉帝系……………四五七

晉惠帝元康元年……………四五八

晉宋二代王多之災……………四六〇

最多赦的朝代……………四六三

子乎孫乎……………四六六

劉宋諸帝多荒唐……………四六九

劉宋的賭風……………四七五

蕭衍父子與江左文學……………四七八

北魏的文明太后……………四八八

北魏百官常無俸·····	四九五
北魏王侯達官不納妾·····	四九八
東西魏正統之別及魏末幾個混亂年號·····	五〇〇
北周官制亂·····	五〇二
柔然的種種別號·····	五〇四
南人北人互相輕蔑·····	五〇六
龍見·····	五〇八
北魏的六鎮·····	五一一
北魏的閹官·····	五一七
附錄·····	五二一
魏晉南北朝諸國年號對照表·····	五二一

晉賦與漢賦

一 西晉漢賦復興

文學一方面是「苦悶的象徵」，一方面又是有閒階級的專利品。那些窮年累月，甚至還有費時十年，才寫成的賦，則完全屬於後一類型的文學。漢代國勢強盛，國內太平，又有熱心提倡文學的武帝，所以賦的產生及其全盛時期，皆在漢代，文學史亦以賦爲漢代的特產，故稱漢賦。

到了東漢末年，天下大亂，人民流離失守，生命財產朝不保夕，再沒有閒情逸致來寫賦。於是，在現實環境逼迫之下，漢賦沒落，而詩歌則乘機而興，蔚成建安文學的特色。自建安以至魏初，憑着曹操的東征西討，中原漸漸地撥亂爲治，社會比較安定多了，然作賦的人還是寥寥無幾。屈指可數的，只有魏陳思王曹植，建安

七子中的王粲、徐幹，及稍後到正始中（二四〇—二四六）始露頭角的何晏。這幾個人各有特殊背景，曹植是王子，席豐履厚，而政治上不得意，便以全心全力從事文學。建安七子是曹操、曹丕父子的清客，專以文學逢迎獲寵的。何晏本是何進的孫子，曹操佔有其母尹氏爲妃，遂以晏爲假子，育於魏宮，後又成爲曹操之婿，所以也深染曹氏父子愛好文學的傾向；而且自幼即過着有閒階級的生活。

晉武帝司馬炎滅吳，統一全國，天下再見昇平氣象。那些幫助他篡位的大臣們，一個個善頌善禱，把新朝說成堯天舜日。晉武在他們大吹大捧之下，有點渾陶陶，遂由愛聽歌頌之詞，進而大倡文學。於是洛陽文風盛極一時，詩、賦二者皆大有可觀，特別是在太康二十年間（二八〇—二九九），史稱太康文學。在那期間，才氣縱橫的大文學家有八人，時稱三張（張華及張載、張協兄弟）（註），二陸（陸機、陸雲兄弟），兩潘（潘岳、潘尼叔姪），一左（左思）。而最具代表性的，則爲陸機、潘岳、左思三人。

註：三張或指張載、張協、張亢，而無張華，見晉書張載傳，亢附傳。

這一時代的詩，此處不談，作者不是寫文學史，只想談一談晉賦。因為各家文學史所說的魏晉文學，都偏重於詩；賦是屬於漢代的事，魏晉從略。我們現在要談晉賦，首先要看梁人編著的二部文學名著，一是昭明太子所編的文選，世稱「昭明文選」；另一部是劉勰所撰的「文心雕龍」。

「文心雕龍」詮賦第八十一篇，是專論歷代著名賦家的。劉勰指出漢代十家，魏二家；晉代則以左思、潘岳、陸機、成公綏、郭璞、袁宏等六人，為一代賦家魁首。他對這六位賦家的個別評論如下：「太冲（左）、安仁（潘）策勳於鴻規；士衡（陸）、子安（成公）底績於流制；景純（郭）綺巧，縉理有餘；彥伯（袁）梗概，情韻不匱。」

「昭明文選」自第一至第十九卷全是賦，茲依其賦選作者之時代，分類如下：（是書對作者皆以字稱，今人要費時考據，不無困惑，本文一律稱名，仍以字為註，但有三人是沒有字的。）

漢前一人：宋玉。共四篇。

西漢四人：賈誼、司馬相如（長卿）、揚雄（子雲）、王褒（子淵）。共八篇。

東漢八人：班彪（叔度）、班固（孟堅）、班昭（曹大家）、張衡（平子）、王逸（文考）、傅毅（武仲）、馬融（季長）、禰衡（正平）。共十一篇。

魏三人：曹植（子建）、王粲（仲宣）、何晏（平叔）。共三篇。

晉十人（幾乎全是西晉人）：張華（茂先）、向秀（子期）、陸機（士衡）、左思（太冲）、潘岳（安仁）、孫綽（興公）、嵇康（叔夜）、成公綏（子安）、郭璞（景純）、木玄虛。共二十篇。

南朝宋四人：謝惠連、顏延之（延年）、鮑照（明遠，世稱鮑參軍）、謝莊（希逸）。共五篇。

梁一人：江淹。二篇。

「昭明文選」是梁太子蕭統所編，編者自有其特別見解，我們所處時代不同，雖覺得所選未必都是代表作，也不能冒失地批評梁太子不對。不過，漢代沒有選枚乘、枚臯父子，晉代沒有選陶潛，總是一個缺憾——這且不談。全書所選的賦，晉代分量最重，這可能有如下兩個原因：一是由於長期戰亂，漢人的賦多已失傳；二是自西晉開始，賦的風格一新（詳下），昭明太子在新風氣影響之下，不很賞識漢賦

，所以選取不多。不管怎麼說，我們不能但憑此書所選的多寡，便以爲晉賦多於漢賦。我們所能斷定無誤的只有一點，那就是晉代——特別是西晉太康中，作賦的風氣很盛。「晉書」左思傳說，他構思十年，寫好三都賦，猶恐自己文名未著，分別請西州名人安定皇甫謐作賦序，中書著作郎安平張載注魏都賦，中書郎濟南劉逵注吳、蜀二賦，又請大名鼎鼎的藩鎮大臣衛瓘作略解。司空張華也見而嘆賞，說是「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由此可見，西晉人士對賦多麼愛好。

我們再把「晉書」列傳中敘明有賦作的人一齊錄下來，再加上見諸其他出處的少數幾人，共得四十餘位賦家。計有張華、傅玄、阮籍、陸機、陸雲、紀瞻、褚陶、張翰、潘岳、潘尼、左思、向秀、嵇康、江統、夏侯湛、張載、張協、李賜、孫綽、虞溥、虞預、木玄虛、成公綏、郭璞、王廙、李充、顧愷之、袁宏、庾闡、曹毗、棗據、文立、盧致、摯虞、陶潛、孫盛、謝沉、謝道韞（女）、王接、江道，及西涼君臣李暠、梁中庸、劉彥明等。這些人雖不完全是西晉人士，西晉的佔最多數。

誠然，「前漢書」藝文志載，賦家分四類，共七十八家，有賦一千零四篇，數量十分驚人。（按藝文志本爲劉歆所作「七略」，對於賦家的分類似乎不大合理，此處且不論。）「晉書」無藝文志，有晉一代的賦家人數及其作品數量無法查考，然不能與西漢比，則大致可以斷定。不過，我們也不應忘記，西漢有二百十四年（前二〇六—公元八年），即以漢賦最盛的武、宣、元、成四朝而言，自公元前一四〇至前七年，也有一百三十四年之久。西晉全期間只有五十二年（二六五—三一六），而真正可稱太平的時期，也就是人無流離之苦，足以安心作賦的時期，只有平吳之後，以至武帝末年，即史上稱爲太康文學的二十年間（二八〇—二九九）。與西漢全盛期的武、宣、元、成四朝一百三十四年對比，爲一比六·七。如此說來，稱西晉爲漢賦復興時代，應該不算過分。

二 晉賦有個性有生命力

然晉賦與漢賦大不相同，要知道二者的差別，須先了解漢賦的特性。上述劉勰

那篇「詮賦」說：「漢初詞人，順流而作，陸賈扣其端，賈誼振其緒，枚、馬（枚乘與司馬相如）同其風，王、揚（王褒、揚雄）騁其勢，臯、朔（枚臯、東方朔）已（以）下，品物畢圖。繁積於宣時，校閱於成世，進御之賦，千有餘首。」可見漢代詞人作賦的動機，大都是爲了進呈御覽，歌頌昇平，逢迎上意，以博取寵愛而已。就其內容而言，或用極度誇張的詞句，頌揚當朝德政，有如堯天舜日；或憑感情的流露，使皇帝對某些事物有所動心；或出以幽默語氣，博取天子會心一笑。就其題材而言，大都千篇一律，以人君生活爲中心，盡情描寫宮室樓臺的宏偉壯麗，上林遊獵的顯赫陣容，以及御苑的山林泉石，名花奇木，珍禽異獸等。以寫作技巧而言，則盡是鋪張結構，形成一個奇大無比的假象。並竭力注意修辭，用的盡是最高級形容詞，最堂皇的名詞，最強勢的動詞和助詞。行文無須顧慮是否符合事實，一切憑虛藻飾，務使洋洋大觀。甚至在「字書」中搬弄出許許多多怪僻字，以炫耀作者學識淵博。總而言之，漢賦作者以博取皇帝歡心爲目的，其作品完全沒有個性，言不由衷，儘管說得天花亂墜，總是言之無物。

魏晉時代，老莊思想勃興，文學上則掀起浪漫主義的高潮。生在這個潮流中的

詞人，也就一本自由思想，對漢賦大事攻擊。左思在他的「三都賦序」中，首先批評漢賦言之無物，他說：「然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揚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葱；班固賦西都，而嘆以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遊海若。假稱珍怪，以爲潤色，若斯之類，匪啻於茲。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於辭則易爲藻飾，於義則虛而無徵，侈言無驗，雖麗非經。」接着，他就表明自己寫三都賦的態度，必須物依其本，事本其實。他說：「其山川城邑，則稽之地圖；其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風謠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長者，莫非其舊。何則？發言爲詩者，詠之所志也；升高能賦者，頌其所見也。蓋物貴依其本，讚事者宜本其實。匪本匪實，覽者奚信？」

左思這種主張，實爲晉代詞人作賦者的共同態度。因爲那是自由主義的時代思想使然，不是某一個人的超人意識或獨特作風。因此之故，晉人所作的賦，在修辭上大有進步，力避漢賦的陋習，不再鋪張堆砌僻字奇文，改用當時通行的字句，使讀者不再有晦澀難讀之苦。不但如此，隨着當時美文主義的發展，漸漸地運用駢儷排比，更使讀者發生快感。

除此之外，在題材與篇幅兩方面，晉賦也與漢賦大不相同。漢賦的題材，一般都是京畿、宮殿、山川、遊獵等，例外的不多見。晉賦的題材範圍大事擴張，頓使賦的境界豁然開朗，進入另一天地。例如潘岳有懷舊賦、秋興賦、西征賦、籍田賦、射雉賦、閒居賦、笙賦等；陸機有豪士賦、文賦、浮雲賦、演連珠賦、嘆逝賦等；還有向秀的思舊賦，張華的鷦鷯賦，郭璞的江賦，木玄虛的海賦，嵇康的琴賦，成公綏的嘯賦，孫綽的天臺山賦，顧愷之的箏賦……等等。都是從漢賦狹小天地中解放出來的。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思，信手拈來，都可作賦。總而言之，不論抒情、論理、敘事，樣樣皆備，應有盡有，這就是晉賦的特色。

然晉朝既然是自由主義奔放時代，最成功的文學自然是屬於抒情之作。而論到此中能手，則應以稍為晚出的東晉陶潛為魁首。他的歸去來辭、感士不遇賦、閒情賦等，用平淡自然的文字，表達自己的個性，使千餘年後的我們，每讀他的文章，都好像如見其人。可惜傳世的「陶靖節集」，所收的辭賦，只有上述三篇（卷五），不知是否他的全部。

篇幅方面，漢代一般都是長賦，短的只偶然一見而已。晉賦正相反，改以短賦

爲主，長賦反而不可多得。作者但見有左思的三都賦，潘岳的西征賦，陸機的文賦，及郭璞的江賦等幾篇。

當然，晉、漢二代的賦，最大的不同處，還是在作者的個性表現方面。漢賦爲人而作，沒有作者自己的個性，全篇盡呆板文字的堆砌，沒有一點感情。晉代詞人作賦則不然，他們或表達人生理想，或歌頌老莊的自然哲學，或感慨自己的命運，或描寫優遊山水的樂趣，隨處都在抒寫自己的胸襟，發洩自己的情感，字裏行間普遍存在着作者的個性和生命力。甚至詠物之作，也不是純客觀的表達，而是注入了豐富的個人情感在內。

不過，話又說回來了，以上所云，只是晉人作賦的一般風氣，至少還有一些人，或有一些地方，仍舊擺不脫漢賦的影響。例如枚乘「七發」所創下的「七體」賦形式，仍有好些人仿效，如陸機的「七徵」，左思的「七諷」，張協的「七命」等皆是。甚至左思的「三都賦」，也只在用字遣詞上有所改進而已，形式上依然仿效着班固的「兩都賦」。

雖然如此，就其全貌來說，晉代詞人把垂死的漢賦，注入新的生命，不但使漢

賦起死回生，而且面貌一新，令人刮目相看，我認爲晉賦在文學史上，應該有其一席地位，不可因其不是文學主流，就視若無睹。希望今後寫中國文學史的人，把這個問題考慮考慮。